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王雲五主編

宋論 (上)

王夫之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纂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第一卷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宋	論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宋 論 日錄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論卷七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巍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忧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淳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已無他惟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考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肥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

而卽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怒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創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文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升，因其欲燭之餘焰，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涖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也，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識之學，食淡衣羸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崎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

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獨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啓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尚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惟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旣有汰心侵令日告虛榜抑且橫征別出夫嚙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惟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璧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

方在青宮之日既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勵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汎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呐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惟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詘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憎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諱也必矣夫惟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奄臣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蟲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穢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有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下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

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甯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下徒以氣矜笑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勤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爭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皆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儻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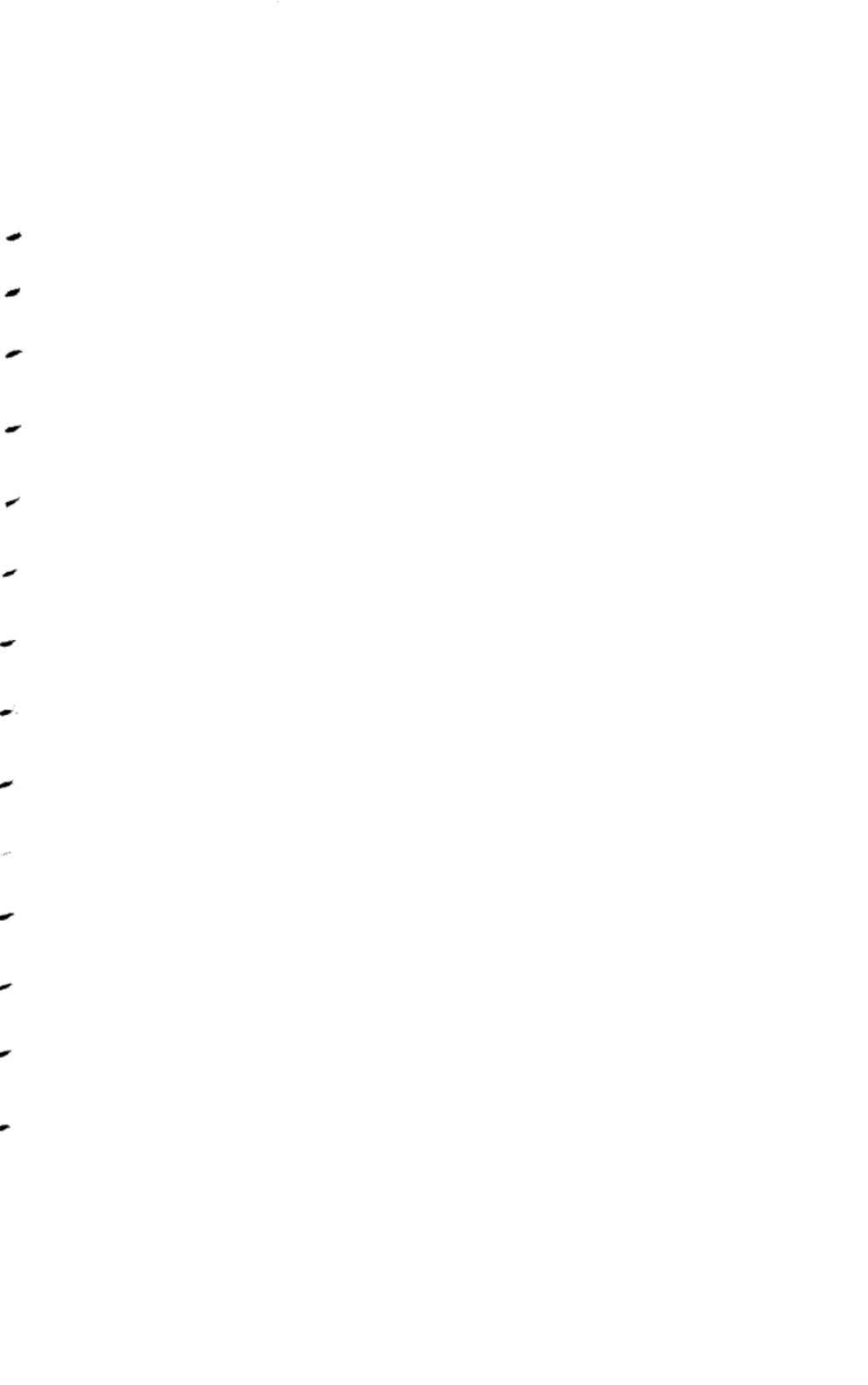
立雖僅十齡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年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旦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此也位尊權重可以惟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籤蹟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獨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蹕曜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閑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卽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類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在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隲陽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間而詭於其塗不可以復喧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耆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

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女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啓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軍豈借朝廷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德君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衛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媼而以伊川請就崇政廷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

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彊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惟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羣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贊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憐，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徼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掊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未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槩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

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敵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始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是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弊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宋論卷八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躡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耆、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擁一母后，以取必於盛年。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噂舌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爲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穢，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恃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

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慎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不必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訴訟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而重其災。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爲二公愛其身也。爲天下愛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爲國宣力，以恤民之篤而輒思爲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捋采而盡剝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惟予言而莫違，否則竄之誅之，永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笑必與世齟齬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勇之節，朝爲無人之朝，野爲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瀆，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寧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駒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貶，身已媿，世安得而不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兩

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罹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奚粲然可觀之。有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弊生於其間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以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晏上亦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爲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卽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年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貳天下而惟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勦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畫謀夜思搜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爲固非安石之所爲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惟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授賊賈罔上之祕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東溼亟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徙四方而號號徧野藉令迄乎宣政無所寬